

中共猛虎崖村支部
領導農業生產
的經驗



席 星 加
山 東 人 民 出 版 社

中共猛虎崖村支部
領導農業生產的經驗

席 星 加

山 東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九五四年·濟南

335.114

335

書號：1044

**中共猛虎崖村支部
領導農業生產的經驗**

作者：席星加

出版者：山東人民出版社
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
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山東分店
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

印刷者：山東新華印刷廠
濟南經九路三六號

字數：17,500

1954年3月第一版

印數：5,000

1954年4月第二次印刷

累印：15,000

定價 1,000元

經常注意並向上級機關反映人民羣衆的情緒和要求，關心人民羣衆之政治的、經濟的、文化的生活。並組織人民羣衆來解決他們自己的各種問題。

——中國共產黨黨章第五十二條：支部的任務第二項

模範豐產村和模範黨支部

猛虎崖村在莒南縣一區的西南，是一片高低不平的丘陵。這些丘陵地的土層一般只有四、五指深，土層下面不是沙砾就是砾石、渣子。農民形容這些地是：「三天不雨一小旱，五天不雨一大旱，連下幾天就氾濫」。事實也真是這樣。幾天不下

雨，地裏就乾的梆梆的；可是每逢夏季連下幾場雨，地裏就進不去人，甚至有的地還冒出了滂泉。解放前，農民拼上力氣幹，一畝地才能打六、七十斤糧食。自從解放後，在共產黨的領導下，就在這些瘠薄的土地上，却連年得到了豐收。猛虎崖成了一了連續獲得三面獎旗的「愛國增產模範村」。

在解放前，猛虎崖村有二千多畝地，八十四戶人家。除了一戶地主，八戶富農以外，全村有十九條要飯棍；三十四戶雇貧農靠在外抗活度日；十八戶被生活逼迫「闖了關東」，只有十一戶中農能勉強維持。就是這些中農，一遇到災荒年頭，也是下頓不接上頓，個別較好一點的也只能是：「穆子煎餅兩手捧，秫穀糊粥照人影」。許多人一輩子的命運就是：「扎幾年的覓漢放幾年牛，拉幾年棍子到了頭」。解放以後，農民們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，打倒地主分了地，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；實行了「組織起來」，經過了幾年的恢復與發展生產，這個貧窮的山村就完全改變了舊日的面貌，出現了一片新氣象。現在，全村全部組織起來了，有十八個常年互助組，一個臨時互助組。在「組織起來」的基礎上，改進了耕作技術，挖掘了土地潛力，使單位面積的產量，一年比一年提高。一九五〇年，每畝平均產量已

由解放前的六、七十斤，增加到一百四十一斤；一九五一年增加到一百七十三斤；一九五二年又得到了空前的豐收，全村每畝平均產量一百九十三斤。按全村現有一百二十一戶，五百四十二口人計算，平均每人全年可收入七百七十一斤糧食。老年農民說：「從記事以來，沒記得打過這麼多糧食。」據一九五三年夏季的統計，全村能達到耕一餘一的有五戶，耕二餘一的十八戶，耕三餘一的二十四戶，自給自足的六十戶，生活較困難的鳏寡孤獨十四戶。牲畜已由原來二十四頭小毛驢，換成了二十五頭大牛，四頭大驢，並且還常年餵着八十多口母豬和肥豬。由於人民政府的貸款扶持，他們也添置一些新式農具，如七吋步犁、水車和噴霧器等。隨着經濟生活的提高，文化生活也在逐步提高。解放前，這村有三多：「要飯的多，光棍子多，不識字的多」。現在，全村有小學一處，三十多個初小學生；還有兩處民校，青年男女們都按時在那裏學習着政治和文化。現在能識五百字到兩千字的有二十六人。

過去因為生活貧困娶不上老婆的「光棍漢」，現在也找到了心愛的人，建立了和睦幸福的新家庭。因此，猛虎崖村成了由窮變富的模範村，三次受到莒南縣人民政府的表揚，並授給他們「愛國增產模範村」的光榮稱號。

這樣的成績和榮譽是怎樣得來的呢？用當地農民的話來說，就是因為有四好：組織起來生產好；農業技術研究得好；幹部帶頭作用好；總結評比方法好；四好併一好，還是共產黨領導的好。這是由於中共猛虎崖村支部堅決執行了黨的決議，體現了黨在農村工作的方針政策。正因為這樣，一九五三年六月間，莒南縣一區第一屆第二次黨員代表會議上，猛虎崖村支部被評為全區模範支部。

猛虎崖村在一九四四年就建立了黨的小組；一九四八年正式成立支部。現有黨員二十三人。

中共猛虎崖支部怎樣進行的工作，怎樣領導農民增產的呢？

走社會主義的道路

在開始時，支部對於黨在農村的基本任務，就是領導農民組織起來發展生產的認識不明確。一九四六年，這村在「天下農民是一家」的口號下，曾「大呼隆」的組織過變工組。那時的情況是：「閒時組織忙時散，不忙不閒互助幹」。雖

然形式上組織起來了，但實際上並未能真正發揮互助的作用。一九四九年土地改革和支援前線結束後，受到長期戰爭折磨的廣大農民迫切需要恢復和發展生產。這時候，黨和人民政府提出了「組織起來，發展生產」的口號，但當時支部剛建立不久，既對農業生產方向不明確，又缺乏領導生產的辦法，於是他們採取簡單命令的方式，按胡同、按片劃分成立了互助組。結果還是重複着過去「春組織，夏垮台，明年春天再重來」的老樣，好歹互助了一季，就又垮台了。

在這個時期，由於縣區黨委忽視了對黨員、羣衆進行生產方向的教育，放鬆了對互助合作的領導，在支部黨員中存在着「生產不用領導」的錯誤認識。黨員鄭丕因說：「誰還不知道生產，各人幹各人的多好，區上淨是無事找麻煩。」支部委員們也有的感到「人多心不齊，變工組難搞好。」還有的把互助組看成是「問題籃子」，說是：「互助組裏的問題，三槍打不透。」

這年冬天，區委抽調支委鄭士德、鄭全友等去縣學學習。接着，黨員鄭全同、鄭士明也陸續參加了縣委辦的互助合作訓練班。經過學習，他們明白了土地改革以後，農民面前擺着兩條路：一條是少數人發財，大多數人貧困的資本主義道路，這

是一條走不通的黑暗道路。另一條是領導農民組織起來，發展生產，使大家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，這是一條光明大道。

他們回村後，便把自己的體會，向全體黨員作了傳達報告，並引導大家展開了深入的回憶對比，熱烈的討論了毛主席指示的「組織起來」的唯一正確的道路。當時區委也經常派人給支部上課，講解「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」，和黨對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政策。在討論中，並結合兩條道路的對比，進一步貫徹了社會主義的前途教育，大多數黨員都聯系批判了個人「埋頭生產」等各種錯誤思想。經過這樣深入的教育，黨員覺悟有了顯著的提高。有人說：「以前，光知道實行社會主義，到底怎樣實行法？摸不着底。經過學習才明白了先要把農民組織起來，然後一步一步的領導農民走到社會主義。」——過去只知道組織起來是為了解決勞動力和畜力的困難，提高生產，那知道這就是給社會主義搭橋呢！」有的表示：決心辦好互助組，搞好生產。

經支部會議討論決定，由黨員中文化較高的鄭全同、鄭士明擔任支部教員，經常進行支部教育。從此，毛主席「組織起來」的偉大號召，就像燈塔一樣照耀着礮

虎崖村人民前進的道路。

從典型示範作起

支部明確了農業發展的方向後，便在縣委工作組的幫助下，集中地研究了怎樣組織和領導互助組的問題。他們從檢查總結工作入手，找出過去互助組失敗的教訓，研究了加強互助領導的辦法。首先是發動黨團員帶頭參加互助組，以便作出樣子，用真人真事生動的實例去教育組織羣衆；同時，強調貫徹自願結合、等價交換、民主管理三大原則，和逐步實現人工、畜力和工具使用的三大合理。

為了創造典型，拿出樣子來教育農民，支部重點培養了鄭全同互助組。那時，鄭全同互助組已有一年多的互助基礎，領導骨幹較強。他們首先試行了按勞力強弱計工評分；按地級夥養牛；牲口合理找草料；農具私有公用公修等辦法。但經過半年多的互助，大家感到計工評分還不夠合理，生產缺乏計劃性；同時也感到全組只有五戶，人手少、勞動力弱，農忙時節，常常顧了東顧不了西，後來經過全組討

論，便與只有三戶的鄭丕金互助組合併為一個組，經過全組討論規定了等價互利、民主管理等各種具體辦法：（一）在勞力上，不分男女一律按勞力強弱和技術高低評工計分。（二）為了幹活整齊，提高勞動效率，規定了勞動紀律：幹活積極的要進行表揚，遲到或曠工的要適當地進行批評教育。（三）農忙時，每晚開一次「碰頭會」，計劃活落；五天一算賬，十天一總結。另外，還訂立了生產計劃。他們的計劃是：長計劃短安排，就是根據土質好壞、糞肥多少，技術條件，大體訂出全年的增產計劃，然後再按季節，一段一段的來安排農活。這樣，由於等價交換合理了，就更鼓勵了大家勞動的積極性。過去下地你等我，我等你；給別人幹活時總怕幹多了，別人給自己幹活時總覺得不夠。自從規定了制度後，這種現象沒有了。他們不光比別人耕的深，鋤的細，並且還耕種的宜時，鋤的宜時。這一年，鄭全同互助組每畝平均產量一百六十多斤，比單幹農民每畝增產五十多斤。一九五一年秋季總結評比時，這個組被評為全鄉的模範組，組長鄭全同也被選為縣勞動模範。為全村全縣樹立了「組織起來，走社會主義道路」的榜樣。

認眞貫徹等價互利政策

經過總結評比典型實例的教育，農民們都親眼看到組織起來的好處。這時支部就抓住這一時機，進一步教育農民組織起來。到一九五一年春耕前，全村共組織了二十六個互助組。但在發展過程中，却又遇到一連串的問題。第一個就是烈軍屬和鰥寡孤獨的生產問題。因為互助組是自願結合的，很快就出現了「兵對兵、將對將」的現象。那些勞動力、畜力差不多的、「肩膀頭齊」的都組織在一起了，剩下來的是些無勞力或勞動力很弱的軍屬和鰥、寡、孤、獨。他們的生產怎麼辦呢？經支部討論確定，一方面在黨團員和羣衆中進行愛國主義教育，講明幫助軍屬生產對於抗美援朝、鞏固國防的重要意義，並發動黨團員起帶頭作用。同時，動員軍屬自己也參加到互助組去。使他們的土地一部分由互助組代耕，一部分由軍屬自己耕種，使八戶軍屬的八十多畝地，都有了着落。軍屬滿意，組員也很高興。對於解決鰥寡孤獨的生產問題，想了三種辦法：第一，動員一些有輕微勞動力的參加互助組，做一

些輕微勞動，掙取工分。第二，對完全喪失勞動力的，號召「親幫親、鄰幫鄰」，或把地包給互助組，按互助組的工資找糧。第三，個別既無勞動力，生活又極困難的，互助組無代價幫助他們耕種。無勞力戶的生產問題就這樣解決了。

互助勞動開始後，跟着來的是計工評分問題。最初大家對評分很不習慣，有的認為「親門近鄰，吃虧賺便宜的沒外人。」有的不好意思，怕評分傷了情面。當時一般組都採用「良心賬」的辦法，就是幹活不記工，誰欠誰的心裏記着。這樣，日子長了，吃虧的口頭上不說，可是肚裏滿有意見。以後又用「死分死記」的辦法，就是將每天幹活的時間分為三段，一個整勞動力幹一天活，早上二分，上午四分，下午四分，土地不分好壞，活落不分粗細，勞力不分強弱，一樣記工。這種辦法的缺點是以時間為主，對幹活多少，質量好壞沒有嚴格的規定，容易產生「磨洋工」。同時早晨人的精力飽滿，下午疲勞，下午幹活的勁頭就不如上午高，誰也不願意把自己的活落排在下午。因為這件事，大家也常常鬧些小意見，直到勞動模範鄭全同從縣裏開會回來，學習了興隆店村實行「標準工」的辦法後，才算初步解決了。就是把土地與勞動力排隊，根據一個整勞動力在一天內能幹多少活和幹到什麼程度

為標準，評定出每畝地應用工數，然後再按組員幹活的時間和幹的好壞再來評定工分，並定期結算總賬。但也有的組掌握「標準」不夠準確，往往使勞動力吃虧。還有的組嫌這樣太麻煩，便改成「死分活記」「按活記工」的辦法。這就是事先根據土地遠近，用工多少，和農活性質評出工分；幹活後，再參照勞動時間和幹的好壞，合理評定工分，並隨時找清工票。每個季節終了時，實行清工結賬，以工換工為主，找工資為輔。這個辦法是經過大家不斷的改進和研究出來的，大家都覺得又合理又好辦。大大提高了組員的生產積極性。

在耕種當中又發生了幹活先後的矛盾。割麥、鋤火色地、收大秋，是有強烈時間性的，這些問題掌握不好，很容易引起互助組鬧意見的。俗話說：「蠶老一時，麥熟一晌」。當麥子成熟的時候，組員們都希望自己的小麥收得宜時；在夏鋤時，有的組員怕荒了地，有的怕雨後鋤自己的地多費工，因此都想鋤「火色地」。這時組織得不好，不是形成自流，就是荒地、減產。支部為了解決這個問題，研究了三種辦法。第一，看「火色」由全組評議先幹誰的活。比如麥收時，由於土質不同，麥種不同，有的熟得早，有的熟得晚。這時就由民主決定先收那一塊，後收那一塊。

進行排隊。如果排在後面受到自然災害時，就由全組民主商定各種補償損失的辦法。第二，各家的地都需要鋤或割時，就分組劃片，盡量將每家的地都幹點，免得有吃虧的，有佔便宜的。第三，在一般情況下，實行農活排隊，勞力適當分工，分片按次幹活，免得到處移動，工夫丟在路上。自從推行了這幾項辦法以後，幹活先後的矛盾就這樣解決了。

在使用牲口、農具方面，也發生了不少問題，當地過去就有夥養牛的習慣，自從組織互助組以後，這種形式就更普遍了。最初，他們是按地畝攤錢購買牲畜，輪流餵養，但輪流餵不容易餵好，同時常常因為爭牲口使鬧意見，甚至會使壞耕畜。對農具的使用，開始時也不夠合理，如大小農具都是私有公用公修，而公修費用，再按地畝攤，這樣就影響了組員添置新農具的熱情。後來有的組實行了公有制，就是將牲畜、耕具折價歸全組公有，牲口選專人餵養使用，給餵養牲口的記工分，用換工辦法解決。這樣做的好處是養了大牛，農具齊全，能做到耕種及時，不誤生產。這樣就根據組員自願和有利於生產的原則，把問題解決了。

用事實對比的方法，教育與提高農民的思想覺悟

一向單獨幹慣了的農民，乍一互助起來確實不習慣，有的不久就又不想互助了。程學清是一九五〇年春季加入互助組的，但是只互助了半年，他覺得「還是不如自己單幹如意」，要求退組。支委們勸員他，他也不聽。可是出組不久，困難就一個接一個的跟上來了，他雖然勞動得很賣力氣，但因為匹馬單槍，力不從心，常常感到「拉不開拴」。當互助組把所有的活都做得利利落落的時候，他却顧了收顧不了種。當他的莊稼還是青一塊黃一塊的時候，互助組裏已經開始了秋收。秋耕時，好不容易臨時找到了搭犋組，但兩頭小毛驥，一拉一弓腰，一早晨還打不起墒來。結果耕種不宜時，地裏多花了工，還少打了糧食。秋後一評比，常年互助組每畝產量平均一百四十四斤，而他每畝只九十七斤，三十畝地共減產一千四百多斤。經過這一次實際教育，程學清深深的認識到「單幹不粘絃」了。第二年春天，他又重回了互助組。

從產量的對比中，集中顯示了組織起來的優越性。一九五一年，王興泉的常年互助組每畝產量一百四十多斤，鄭培堂的臨時互助組每畝產量一百一十七斤，而單幹農民鄭士林每畝只七八十斤。這時，支部抓住這一事實，又結合呂鴻賓農業生產合作社增產的實例，進一步宣傳了組織起來的優越性。這樣，使農民從許多事實中，認識了他們應該選擇的道路。支部運用這些方法，在三年的時間內，領導全村農民全部組織起來了。

抓住了增產關鍵

一、選用優良品種

領導農業生產，保證增產糧食，是黨在農村工作的首要任務。但究竟怎樣才能提高生產，竅門在哪裏呢？這是廣大羣衆最迫切的要求，也是支部委員們所經常考慮的問題。

最初，支部委員們覺得什麼工作都沒有領導生產難。有些黨、團員、互助組的